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說著拖住他的衣服游過去，那些生余的鯊群，因為飽餐了同伴的肉對他們也失去了攻擊的興趣，望望他們又游開了，南海漁人把金蒲抓敢上一條大魚的屍體，金蒲孤取出胸前的匕首，準備剖腹取魚鰾。

南海漁人卻將匕首搶過去笑道：「有著這麼多的好材料，我們也不必抱著魚鰾浮海了，你表現了半天，現在瞧瞧老夫的手段了！」

說著在水中忽上忽下，翻來滾去洶泳一陣，已經剝下了一張大魚皮，丟在金蒲孤停身的大魚屍體上！

過了一會兒，他又帶了許多零碎的魚骨上來。

金蒲孤見了大不為解道：「前輩這是幹嗎？」

南海漁人一笑道：「老弟以穿楊神射屠鯊，我這個漁夫祇好露一手魯班絕技浮海！」

說著將身上外衣撕破，做成許多繩索，將那些魚骨捆紮起來，最後拿那張魚皮蒙上去，成了一條魚皮輕舟！

金蒲孤一面讚歎，一面又懷疑地問道：「這魚皮做成的船可以渡海嗎？」

南海漁人大笑道：「鯊皮是最堅韌的一種皮革，許多名劍寶刀都是利用它來製造刀鞘，這艘魚船不僅可

以浮海，而且水火不侵，劉素客再用火攻也無法傷到我們了！」

說著將小舟放入水中，果然極其平穩，他招呼金蒲孤跳了上去，又割下兩片魚翅作漿，在曙色蒼茫中，破浪而去。金蒲孤望著後面海上還飄浮著不少魚屍，以及被血染紅的海面，不禁微感不忍道：「我們雖然逃脫兩條命，卻殘害了幾百條生命……」

南海漁人一笑道：「世界就是這個樣子，弱者滅亡，強者生存，我們若不殺死它們，現在一定在它們的肚子裡慢慢消化呢！」

金蒲孤默然不語，南海漁人又笑道：「劉素客一定想不到我們會利用這個方法逃生的，或許他現在正在為我們葬身大海而慶祝呢！」

金蒲孤仍是不開口，心中為著昨夜的屠殺而感到內疚。

南海漁人笑道：「老弟不必為這些死去的畜生難過，他們在海中橫行霸道，就像是陸上的虎豹一般，除惡務盡，我要是你的話，連那些未死的都不放過，多殺一條惡鯊，也就是保全許多無辜的小魚免受迫害，它們若是解得人言，一定會對你表示由衷的感激！」

金蒲孤總算被他勸動了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我也曉得這些凶物實有取死之道，但是總

覺得有些不忍心，這或許是我的天性使然，我初次離師下山，利用金僕站長箭先後射殺十六凶人，心裡一直不安，他們雖然作惡多端，卻與我素無仇隙……」

南海漁人一笑道：「當殺則殺，這才是俠義本分，假如每一個死在你手中的人都必須是你的仇家，你就不配稱得上這個俠字了……閒言少敘，你看前面那片黑壓壓的山影，就是崇明島了，我們還是準備登陸要緊！」

金蒲孤放眼望去，但見朝陽中一片山影，不過才像臉盆大小，怔怔地道：

「崇明島祇有這麼一點大……」

南海漁人笑道：「崇明島大得很，隔著幾十里水面，你自然不覺得，等你到島上，就知道它不比一城市小，崇明散人住在島的西端，我們是在那一邊登岸？」

金蒲孤想了一下道：「我們直接往西面去！」

南海漁人一怔道：「我們是明訪還是暗探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劉素客已經比我們先了一步，不管他與崇明散人是如何見面，明訪對我們總不是利，自然是暗探為上策……」

南海漁人奇道：「既是暗探，我們總不該避開正面，怎麼反而直闖而去呢？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崇明散人在那一面佈置最嚴？」

南海漁人睜大了眼睛道：「自然是西面，那是他海底水晶宮闕所在地……」（九十五）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「但是，光憑琴繪女士這樣柔弱的婦人，是否真的能殺死日下部先生呢？我想，就算她惱羞成怒、忘記事件前後發生的事情，可是仍然會按照日下部先生所要求的去拿戒指來吧！」

「是的，琴繪女士一定是離開過房間去拿戒指，否則這枚戒指就不可能出現在這個房間裡。因此，在這段期間，這間房子就房門大開，而且房間裡祇有日下部先生一個人。」

「啊！」

神尾秀子呻吟一聲，一時重心不穩，踉踉蹌蹌地碰到放在桌上的月琴，月琴整個掉落在地上。

沒有人去拾那把月琴，大家祇是靜靜地看著金田一耕助和神尾秀子。

「當時，任何人都可以趁琴繪女士不在房間裡的時候闖進來，並且繞到日下部先生的身後殺死他。我想，死者臉上之所以保持著平靜的笑容，是因為他認識進來的人吧！」

「此外，我想凶器大概也不是這把月琴，而是其他的東西。祇不過兇手在擊斃日下部先生之後，故意再用這把月琴重擊死者，並且趁琴繪女士回來之前，逃出這個房間，直到毫不知情的琴繪女士拿著戒指回來……」

「但是……但是，金田一先生！」

神尾秀子緊緊捏住毛錢袋，神情痛苦地問道：

「當我聽見琴繪小姐的慘叫聲，趕到這裡的時候，這扇門確實已經上了兩道鎖呀！」

「是的，我想琴繪女士大概是以為屋內祇有自己和日下部先生兩個人，所以才下意識地把門關起來，並且上了鎖。」

「她完全不知道自己離開的這段時間，房間內發生了這麼可怕的事情，所以等她轉身發現日下部先生的樣子有些奇怪時，又看見了桌邊沾滿鮮血的月琴……於是她拿起月琴，而她手上的戒指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滑過月琴的裂縫裡去的。」

「琴繪女士在驚嚇之餘很快昏倒了，等她恢復意識之後，卻把病發當中自己所做的事情忘得一乾二淨，就連她走出房間拿戒指、回來立刻鎖門的事也忘了。於是，她相信自己就是殺害日下部先生的兇手。」

神尾秀子的面色慘白，她的臉因痛苦而扭曲變形，額頭上還滲出豆大的汗珠。她面向金田一耕助，一步一步朝長椅倒退，渾身就像暴風中的樹葉搖擺不已。

不久，神尾秀子貼著牆壁問道：

「那……那麼……金田一先生，你知道殺死回下部先生的兇手究竟是誰嗎？」

神尾秀子左手緊緊握住毛線袋，右手伸進袋裡，兩隻眼睛就好像要噴火一樣。

「是的，我知道。」

「那、那個人是誰？」

「那個人就是深愛著琴繪女士，不願意把琴給女士拱手讓給別人的人。」

「啊！」（一四一）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欲待叫我家大小姐、二小姐去說，他二人挨送沒趣，又不服氣。再說你是小姐的貼身心腹丫環，他的性情你總知道，所以叫你出來。可曾聽見我方才吩咐的一番話？你可回房向小姐細細說知，並叫小姐將自己年庚寫出來，好等下聘日期騰在喜書上回禮的。你好好回小姐說去罷。」

如媚答應下來，退出中堂，一路暗想：「裴爺這番大變動好不令人奇詫，叫我怎好對小姐去說？小姐的心事我豈不知？小姐聽見此話，不知如何著急，必有一番大風波呢。若隱忍不言，裴老爺當真做下此事，要向我討小姐年庚，叫我何以回答？且趁此時相府未曾下聘，叫小姐早早打點，或可挽回。噯！怪來怪去，祇怪小姐老實，就允了宣府這頭親事，完卻心願卻罷了，又為什麼拿班做勢，怕的什麼『無私有弊』，回斷了裴府兩位小姐，怎怪裴老爺今日借口將小姐另許婚姻？小姐呀！不知你將此事怎麼處呢！」

想著已到自家小姐房中，正見寶珠午睡方才起來，問道：「如媚，我方才喚你半日，你往哪裡去的？」如媚道：「是裴老爺喚婢子到中堂去，有話吩咐的。」寶珠道：「裴老爺吩咐你什麼話？」如媚道：「小姐不要生氣，婢子方敢直言。」寶珠笑道：「裴老爺乃我救命的恩人，他吩咐你的話，我有何氣可動？且自說來。」如媚就把裴爺吩咐的話一字不曾隱瞞，細對他小姐說了一遍。列位，你道裴爺當真將寶珠與蔣相對親嗎？裴爺雖是風流寇筍，卻一生剛方正直，怎肯聯姻奸好？這又是巧試寶珠之心堅也不堅。寶珠要算聰明女子，也參不透裴爺的機關。今聽得如媚一番言語，由不住一陣心酸。兩眼一翻，氣咽胸膛，一交暈倒在床上。曉得如媚急急向前，扶住了小姐身軀，掐住人中，即喚如鉤取薑湯來。如鉤答應，飛星取了薑湯到來，跪在床邊，用耳挖搗開小姐的牙關，慢慢用茶匙挑了幾挑薑湯送在小姐口中。歇了一會，小姐方才甦醒過來，歎了幾口氣，哭啼啼叫著自己的名字道：「苦命的寶珠呀！與其今日如此，何必當初又救我於波心，多此一番贅瘤？哎！這總是我的生來命苦，不怪別人。與其生在世生活現形，不如是赴九泉倒也乾淨。」說罷，放聲大哭不止。

如媚勸道：「小姐不必傷心，事還未成，打點主意要緊。」寶珠哭道：「我有什麼主意？唯一死便完事了，還打點什麼！」如媚到了此刻，見事關緊要，不得不向小姐說明，便將花園送茶，道見堂生，與他一問一答的話說了。（四十四）

招魂

倪匡

在郊外公路上，最使她們騰躍不已的，是遇上了十來輛正在私下進行賽車的車子，賽車的全是不倫不類的小伙子，看到了她們，還想捉弄她們，結果自然慘不堪言，甚至有五輛車子要進廠大修，十來個人，祇怕沒有一個不受點傷的。

所以，當她們趕到海灣，看到費力醫生的研究所時已經將近天明了。

她們把車子停在山邊，有一條山路通向研究所，山路口有鐵門攔著。

鐵門雖然高大，當然攔不住她們。她們一掠而過，在接近建築物時，還有一道圍牆，保安設備相當好，她們預期會遇到隻狗，可是卻沒有。

越過圍牆之後，已可以面對海灣，四週圍靜得出奇，除了有韻律的海濤拍岸聲之外，沒有別的聲音。整幢建築物，也是黑沉沉的。她們走進去，發現建築物的面積相當大，前後左右都有門（繞建築物一週，大約二百公尺，對她們來說，祇是一掠而過而已），她們試了試四道門都鎖著。

打開相當複雜的鎖，並不是她們的專長，所以她們並沒有多花時間去弄開門，而是縱身，從外牆，迅捷地攀上了二樓，隨便揀了一扇窗，把耳朵貼上去聽了聽，一點聲響也聽不到，就小心把玻璃拍破，伸手進去，打開了窗子，躡身進去。

她們兩個人，還有一個十分特殊的本領：她們在一個幾乎密不透風，也終年黑暗的怪屋子中長大，眼睛特別適應黑暗（和她們一起在那幢怪屋子中長大的那夥人，都有同樣的本領）。

所以，雖然為了小心起見，她們也從戈壁沙漠那裡，借來了紅外線眼鏡，可是並用不上，就可以看清楚房間中的情形。

毫無疑問，那是一間實驗室，相當大的房間正中，是一張大的桌子，桌上有著許多架子，放著各種各樣的儀器和形狀大小不同的瓶子。這時，兩人心情十分興奮，心中都在想。真妙，偷進了一間實驗室，就像是在小說或電影中看到的實驗室一樣，一下可以有新奇的趣事發生。

當然，她們並沒有忘記此行的任務，所以他們立即注意到了靠牆的一排櫃子。

櫃子是金屬鑄的，齊天花板高，一個一個櫃門，看來倒有點像火車站中的貯物箱。

要是有什麼有關實驗的文件，那當然應該放在這種結實的櫃子中，所以，她們一起來到了櫃子前。她們是同卵雙生女，這樣的雙生女，有著極其高妙的心意相通的現象。

所以，在很多情形之下，她們的行動。完全一致。這時，她們一起抓住了其中一個櫃門的門柄（全是是隨便順手，而沒有經過任何選擇），向外拉了一拉。

她們在這樣做的時候，並沒有期望可以把櫃門一下拉開來，反倒是心中在想：要打開那麼多櫃門，相當費事，看來還得再來一次，到戈壁沙漠那裡，弄幾柄百合鑰匙來才行。（十九）



「你說什麼事情這麼巧？」正在喝湯的歐厚德，聽見女兒的話反問道。

「噢，沒有。」

歐嘉芝搖頭否認，沒再說什麼。或許是因為為平安夜的時候，太多人都過度放鬆心情去狂歡，所以車禍率才這麼高吧。

「這麼大的事，怎麼沒看到新聞有報導？」這種某某企業家第二代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一向都是晚間新聞的最愛。

「宇宙集團封鎖了消息，不讓外界知道，以免一堆狗仔隊跑來打擾病人休息。」

「噯，原來如此。」

「那麼，爸，那位昏迷的總經理醒過來的機會大不大？」莫名地，這個人引起了她的關心與好奇。

「嗯，還需要再觀察。他表面的外傷大部分都好了，但卻仍是昏迷不醒，醫院的醫生們全都傷腦筋。」

「會不會是他腦部出事，成了植物人？」

「機率很小，醫院稍早前替他照過了腦部斷層掃描，報告出來完全正常，他就像是睡著了一樣。」

這一點也是醫師團隊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點。

「我想，或許是他的靈魂迷路了，所以一時找不到回家的路吧。」歐嘉芝開玩笑的說。

她想起了小時候最愛看的殭屍片跟鬼片。

歐厚德看她今天心情還不錯，覺得該進入正題了。

他清了清喉嚨，「女兒，爸有件事要跟你商量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咬掉最後一口鹵排骨，她的體力好像恢復了一點點。

「你知道，我跟你阿姨已經在一起很久了……」聽到這裡，歐嘉芝蹙緊眉，停下所有動作，正視著爸爸。

他們父女話題裡最大的禁忌，就是提

到她的阿姨，也就是媽媽的妹妹、爸爸的小姨子……以及爸爸現任的女朋友。

「然後呢？」放下手上的筷子跟湯匙，歐嘉芝拿起水杯喝水，眼神飄開，假裝不在意。

「所以……我想跟你阿姨求婚。在求婚之前，我想先讓你知道這件事。」

歐厚德歎了一口氣，他知道女兒一定不開心，但是靜養了自己這麼多年，他們年紀都不小了，也該給她一個名分了。

爸爸的話，猶如在她心裡投下了一顆炸彈，她真不該來看病的，這個病好像愈看愈嚴重了。

緊緊握住水杯，她覺得自己的頭又痛了起來。

「嘉芝？」歐厚德看到女兒的臉色似乎不怎麼好。

「爸，我頭好痛，先走了！」

歐嘉芝幾乎是落荒而逃的離開，從醫院回自己公寓的路上，她的腦袋裡一直轉著爸爸的話。

求婚？他要跟阿姨求婚了！？

刷卡進到屋子裡，歐嘉芝立刻到廚房替自己倒了一杯溫水，然後從袋子裡拿出醫生開的感冒藥，機械化的吞藥、喝水。

藥吃完了，她面無表情地脫下大衣、圍巾、套頭毛衣、牛仔褲……直到全身祇剩一條底褲，然後再穿上小可愛跟一條清涼短褲。

著裝完畢後，她默默地爬上床，窩進已經冰涼的棉被裡。（四）

天使花嫁 陶樂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

子平八字
三元風水

45年
經驗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
婚姻
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

傳真：314-991-2554

e-mail:slcj@slcjmail.com